



地下发电机房洞口，洞口上方为陈立夫书：入天门，夺天工。

天门河电站 贵州最早的水电站



天门河电厂地上仪表室



地下机房石门上的五所大学校徽

号称“川黔锁钥”的桐梓是北上川渝的黔北门户，处于西南出海大通道的重要冲。从县城往东去，行约6公里，只见大山岩壁突兀，由相距不远的两个天然大洞组成的上、下天门洞，相映成趣。天门河水穿洞而过，直往西边县城奔去，故有“西流水”一说。天门河上游，是黔北小西湖。上天门洞下面，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天门河电站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国民党兵工署41兵工厂西迁来黔，最后落脚桐梓。现在，沿公路两边星罗棋布许多旧建筑物，就是当年兵工厂的厂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国著名的冶金工业重点企业八五厂，最初的厂部曾设在原兵工厂旧址，有好几种全国第一的产品，就是在这里研制成功的。时过境迁，20世纪50年代总厂迁往遵义以后，留下了金属锰生产车间。兵工厂1942年兴建的天门河水电站（后称天门河电站）归八五厂管辖。因为工作的缘故，我多次参观这座贵州最早的水电站。

新千年之后，有一年初夏雨后，我们一行驱车下兰海高速公路，穿过县城一侧，沿着抗战时期修建在山间的崎岖公路，翻山越岭，又一次来到小西湖。这里依山就势，筑成一座重力式滚水坝，拦腰截断滔滔天门河水，形成30万立方容量的水库，就是现在的小西湖，水电站的水力则源于此。从路边踏阶而下，穿过两排冬青树的夹道，步履堪堪，望着大雨后的湖面，搜索着记忆中的印象……

记得我第一次来小西湖是1969年，那时这里青山环抱，碧波一泓，风光旖旎，环境幽静，显露出婀娜多姿的风韵。两岸垂柳依依，湖面和风阵阵，堤边湖畔，林木幽森，繁花盛开，青松、翠柏、蔷薇、月季，以及石桌、石凳，点缀其间，莺鸣燕舞，鸟语花香，令人陶醉。在这休闲踏青的好去处，望着湖中不远的三潭印月，欣赏柳浪闻莺的美景，把我弄糊涂了，这不就是杭州西湖吗？真有点“错把此湖比西子”的感觉。难怪当年电站的设计者，将大自然山水和水库的构思巧妙结合，造就出这“一湖西子水，半壁桂林山”的人间美景，并誉之为“小西湖”！此地还是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幽禁地，据说他那些年就住在湖边不远山坡上为他修建的四合院里。他惦念着战火烽烟的抗日前线，怀着一腔无法施展的爱国之志，经常在湖边垂钓，现在钓鱼台遗迹还在。小西湖就是因为这些人文自然景观，一直享有盛名。水电站多处留存着记述历史、歌颂劳动人民的碑文石刻，成为宝贵的古迹。

我踩着雨后的泥泞，走到堤坝一端，这里矗立一座四方塔，是建坝的纪念塔。

上面的石刻曾遭铲除破坏，无法恢复，故模糊不清。据资料记载，原来刻于四方塔的碑文，是当时电站总工程师、新中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的陈祖东先生，为歌颂建设电站的民工而作的《石工歌》。20世纪30年代末，凿山开洞、涉水筑坝，“人无三分银”而饥寒交迫的黔北农民，在穷乡僻壤进行这项水利工程之艰辛，可见一斑：“嗟嗟石工/黄帝子孙/不期而会/众志成城/胼手胝脚/风暴雨淋/夜以继日/无时安宁/或钻隧道/或凿岩面/或涉冰流/或激骨寒心/冬无寸被/夏抗蚊蝇/衣不蔽体/食止酸辛/已惟一饱/妻孥何存/偶为山怒/折肢忘身/来如落叶/去如飘萍/岂免苛虐/胡云功成/君甘劳力/我愧劳心/劳心沾誉/劳力埋名/悠悠漆水/巍巍天门/象尔石工/终古留馨。”歌词言简意赅，情深意切，今天读来，仍然十分感人，引起心灵的震撼！水库堤坝一侧水位闸门放出的水流，沿山洞明渠，进入压力前池，然后通过暗道中的水压机，连通机房，压力前池石壁刻有“兵工策源”四字，为国民党兵工署长杨继曾所题。电站机房则设在距离水库下游约500米的上天门洞。

离开小西湖折返，沿山间公路绕道而下，我们来到天门洞脚。从围墙的大门望去，绿树掩映，林木成荫，不时传来叽叽喳喳的雀啾鸟叫声，好一片世外桃源！谁也不会想到这里竟然悄悄悄悄地卧着一个发电厂。深入其中，只见大树遮掩下，有一栋呈方形外墙、饰有橙红色弹涂的西式建筑物，上书：天门河水电站。褪去的红色墙面，告知电厂历史的久远。地面层是电壁室（主控仪表室），其前方是贯通地下的通风天井，井口顶端石碑刻有水电站厂址和建设时间，及“天门河发电厂厂长钟映奎”字样，碑刻下端是一只镂空精致的龙头，上首刻有齿轮宝剑。电壁室后面，地下通风孔上端石碑刻有“发动天然”一词，是国民党军政部中将参事李华英所书。电壁室里安有木质地板，可能是环境潮湿和时间多年的缘故，踩上去吱吱作响。此地夏天炎热，屋顶装有美制黑色吊扇，三片扇叶是木制的。工人们告诉我，这还是20世纪40年代安装的，没有换过。仔细端详有些陈旧的黑色控制板和仪表，从英文商标得知，仍然是当年的美国产品。

出电壁室，穿林荫小道，沿幽曲径，往树林深处走去，感觉就是在风景林中漫步，随着步道的延伸，拐个弯，不经意间，一个人工石洞出现在眼前。原来我们来到了地下层的发电机房，这是石工们开凿的一个大型石砌拱卷的石洞，洞口门楣上，刻的是时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书写的“入天门而夺天工”，苍劲有力的书法，道出了电站工程的艰辛和非凡。下得

石阶，移步进洞，里面别有洞天，又是一番景象。设计者构思之巧妙，工匠技术之精湛，令人赞叹，令人击节！如果说天门洞的伟岸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话，那么这人工洞中的神奇更是巧夺天工了！入洞底，是直通地面的通风天井，既可流通空气，又将露天自然光线带入洞中。天井左侧岩壁镶嵌一黑色石碑，镌刻有一段文字，渗透的地下水，不断从岩壁流下，顺洞缘小沟流走，我戴上老花眼镜，透过漫漶而泻的涓涓水流，细读碑文，亦不能读完，后请人用手机拍照，录下文字，才弄清楚内容，原来刻录的是电厂概况，记录了发电机、水轮机购进、运输、安装的经过。据说，全部机件为美国1942年的产品，其中有奇异公司制造的封闭型、伞式360 KVA发电机两台（总容量576KW），以及勒菲尔公司制造的反激式水轮机（总马力1000）等。从美国越洋海运至印度后，改由空运来华。飞机从印度加尔各答起飞，沿当年“驼峰航线”，飞越喜马拉雅山运抵昆明，曾打破中空空运件最高纪录。由于先后在两地置于露天日久，无人照管，经日晒雨淋，多数仪表已经霉烂。直到1944年底，才用汽车沿国际援华军需物资通往大后方的运输大通道，即史称“中国抗战生命线”的史迪威公路，翻越崇山峻岭，艰难跋涉，历尽周折，运抵黔北桐梓。该设备从大洋彼岸始，历经海陆空，历时数年，其路程可谓万里迢迢！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条件下，此举殊属不易。碑文中一段文字对历史是这样记录的：“天门河水电站创建于民国三十一年。全部机械件为美国最新出品，年前由美运抵印度，陈君两度飞印商。署长俞公大维、副署长杨公维为之力商，承驻印美军空运部（ATO. VSAF. CBI），终拔军用巨型机越喜马拉雅山空运来华，共计百吨，尤以重达三吨之电机芯，因美军机场主管卡尔德少校（MAJ. J.W. BEAR. D.）等之戮力安然运抵国内。破中空空运件最高纪录。竣工时间为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，修建单位为军政部第四十一兵工厂”“乐观厥成为伐石著辞以誌创业维艰之意焉 军政部第四十一兵工厂厂长刘守忠谨识”。

走进天井右侧的机房，两台发电机纵向排列，井然有序，黑色锃亮的发电机发出“嗡嗡”的正常运转声，没有一丁点噪音，借助手电的光亮，机器上的铭牌字迹依然清晰：“GENERAL ELECTRIC”“MADE IN U.S.A.”“YEAR 1942”……只是机壳上黑漆有些斑驳脱落，印着机器的年长日久，到底是响当当的美国货，漫长的岁月验证了设备的质量，以及先进的制造技术。门边梁上还有当年留下的手动行车，为安装和检修设备

用。发电机室有楼梯通往地下二层，可达水轮机房。石门上，有一组石刻，是当年参加水电站设计的几所大学留下的纪念，均以图案表示校徽，下端铭刻校名，它们是“清华”“浙大”“东北”“西北”“工大”等。中国这几所著名大学，在抗战烽火中辗转迁徙，来到大后方的西南腹地，合力建设了这座别具一格的水电站。下到楼梯尾端，只见运行多年的水轮机，在水力的作用下，还在飞速旋转。从天井底的左侧洞进去，蜿蜒深入，眼前一条敷着白色涂料的大型管道，自上而下顺坡道向地下深处延伸，原来这是90厘米大直径引水钢管，采用铆接技术制成，后来工用水泥敷裹保护。它的前端是地面的压力前池，通过暗道落差31米后，末端进入机房。尾水道则设于河道下层，伸向天门河下游。土建工程完成之后，设备的装机进行了半年时间，到1945年4月15日1号机开始发电，6月2号机发电。

利用天门河水电站提供的电力，从事兵器生产的41兵工厂，生产了大量的中正式步枪和捷克式轻机枪，为前方军队将士奋勇抗击日军提供了重要的武器支援。可以说，天门河水电站是彰显中国人民抗战斗志的产物。至2007年，两台发电机已经运行60多年。1998年，美国勒菲尔公司得知自己20世纪40年代生产的机组还在运转，派人专程来桐梓查看，欲以200万美元购回它早年的产品作销售宣传，被我方婉拒，所以仅拍照片带回。

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春，41兵工厂迁走，发电厂交地方，曾经为桐梓县城提供照明。新中国成立后随兵工厂人员移交，成为八五厂的一部分。1972年5月和1976年7月，桐梓两次发生特大洪灾，冲毁堤坝，淹没发电机组，被迫停机。但是，八五厂为了保留这座历史悠久的水电站，在1977年底动工修建堤坝，检修机组，直到1978年5月工程完毕，恢复发电。随着生产的发展，它的电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，但是“有多少光，就发多少热”，它仍然以自己的能力供出电能，发挥作用。

重新回到地面，望着大山一隅的天门河电站，我仿佛与它一起历经沧桑，走过漫长的历史。

如今，天门河电站已经列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作为中国第一座溶洞水电站，它是贵州电力工业早期发展的见证，同时亦是黔北抗战历史遗迹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年被开发的小西湖旅游景点，以其风光秀丽和人文历史内涵，吸引众多的游客前来“打卡”……天门河电站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，在更广阔的领域为社会继续发出光和热。

据《贵阳文史》（作者：高言常）